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二

聖德類

聖德類

矜放宮人以光聖德疏

胡　涍　廣西道監察御史
隆慶六年十月

竊聞災異之來治世不免而古先聖王克謹天戒則雖變災爲祥咎不爲凶蓋天心眷愛人主凡有災祥必先示之以兆固欲儆於未然防於未著以成明明之后也是故宋景出人君之言而妖星退舍周宣側身修行而旱魃不能爲災故有國家者不患災異之

至而患無以弭之至於弭之以虛文而不修之以實
政則雖日下省躬之詔日捐太倉之粟盡釋囹圄之
囚無補於人事也蓋爲治有要機而弭災有急務識
其要且急者而圖之則挽回氣數計安社稷皆在於
君則今日之所以感召和氣以開有道之長者豈在
多言哉我　皇上以幼沖之年嗣登寶位聰明天縱
神武渙發誠以祀　宗廟孝以奉　兩宮仁以保四
海大察以去不肖宜乎和氣致祥諸福畢至而景星
慶雲之迭見水旱凶荒之不作矣夫何畿甸之內歲

谷不登千里怨咨毎見章疏臣竊念之數日以來傳
聞斗北角度忽有大星纏入光芒燭地未夜而見中
外驚疑臣民駭異此皆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及時修省思所以召變之由也臣不諳天文
稽之人言在士人有以兵戈之釁夷狄侵中國為占
者在下民有以暑雨祈寒饑饉荐臻為占者杞人憂
天浩不可測有以四方匪可虞而蕭墻之患不可不
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又於本月十
六日夜慈寧宮後延燒連房為宮嬪所居之地則

災沴之應信在宮妾無疑也何也星陰象也水積陰所生也陽日以進則陰日以退而星辰順度賊火不作天下寧謐矣今一旦妖星入於角度火異見於禁中此豈細故哉嘗聞東海殺孝婦而三年不雨一孝婦而上干天和至於此則今日兩朝宮女閉塞後庭老者不知所終少者日懷怨望寡婦曠女長門聚訟疾首蹙額寒風月露愁苦萬狀此皆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故於今日彌變之急務莫要於釋放宮人而他不暇論焉說者曰後庭宮妾皆供奉先朝未可

遽棄誠是矣不知先朝宮妾纍纍數百人被寵幸者終其身無怨矣至於白首望君王之面紅顏作紈扇之歌獨可枚數哉有一於此足干和氣而況後宮千數日望刷擇之詔哉爲今之計惟望　皇上勑下司禮監查明先朝寵幸宮人若干人則優遇之體察之以安其心而使之分願各足至於未臨幸者無論老少悉賜釋放有家者各聽其父兄子弟收還之無所歸者使內臣之家姑妥置之俾得各行其志如是則陰凝不伏陽明日長卽有妖孽退避三舍何足以壓

皇上之憂哉臣愚過計又不止此唐高不君則天爲
虐幾危宗社此不足爲我皇上言之而往古覆轍
亦足爲鑑然則今日臣愚惓惓爲皇上言之釋放
宮人豈啻弭災異實所以光聖德也如是而又堅就
初心復召一二閣臣講求災變之由徵在君身必謀
何以表正之徵在姦回必謀何以斥遠之徵在戎狄
必謀何以操馭之徵在小民必謀何以綏輯之他如
遵祖制以抑濫請節財用以厚民生日御經筵以
廣治道皆所以召天地之和以開億萬年無疆之治

者惟

皇上嘉納之臣愚不勝幸甚

隱憂當杜忠言當納懇乞采擇疏

譚希思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十二年六月

臣聞稱成湯者不曰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曰無闕而曰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辨之早而斷之勇也恭惟 皇上御臨以來輔臣任矣視學勤矣權奸斥而忠良顯矣中夏乂安而四夷賓服矣從善如圜納諫如流凡諸臣之有志匡時者莫不爭攄愚悃冀効一言得即謝陋如臣曩以內庫節愼之說進雖未垂允亦荷包容臣方稽首私幸謂有 君如

此眞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計僉謂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事其一謂 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令甲昭存而 世宗爲中興聖王查軍功冒濫令五十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 皇祖防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聿更矣其一謂 祖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參議等官近以內臣兼分守已非令甲之舊今又併藩臬之協守者而專任內臣是 皇上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聿改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營有衛司馬掌

之疆場有戰有守督撫主之載在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是　祖宗環衛闕廷巡防輦轂之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　高祖起自民間情狀洞如其憂深慮遠類爲　聖子　神孫千萬世計以天縱聰明如　皇上卽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況以必不可不遵之法而牽於必不可狥之情縱其必不可開之竇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　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張文耀董基等有

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於犯天顏而蹈淵谷哉誠爲已往之成法不可撓將來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謂 皇上之天庶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明旨不曰已有旨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而倖門開矣督守專而橫害恣矣禁地擾而禍階萌矣其爲 宗社生靈之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尚書楊巍懼戚里之驕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指周茲王濟之章例不可復都察院都御史趙錦彈三宥之逆遂璫聚而孽芽易生也

故直引劉千斤廖麻子之故事以寓諷兵部尚書張
學顏懼 禁地之兵難於有制也故又舉 武廟之
練兵西城因而私置干戈者以爲言夫楊巍趙錦時
望素重張學顏志在飭邊藉令無大關于安危利害
此三臣者受 知特深感 恩特隆何爲進逆耳之
言爲谿達之說哉蓋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
皇上試取臺疏而再三熟觀之則其危言讜論自無
能逃 皇上之洞鑒矣臣伏讀 聖旨於李文全之
請則固御體 慈衷於內庭操演則曰爲 聖母謁

陵扈蹕爲計至於田玉之在太和山也推　皇上之心得無日爲祝釐　聖母萬壽計乎信若是　皇上仁孝之心昭如日星天下臣民亦諒之矣然與其順文全之請而快　聖母於一時也孰若舉　章皇后之爲外戚慮者諷　聖母爲女中堯舜之尤爲孝乎與其奉　聖母謁　山陵而不免沐風櫛雨勞民殷憂也孰若　慈闈日煖於深宮而問安視膳不傷財不履險之尤爲善乎與其專田玉以攝守之權而不免鑒前思後分志明禮也孰若仍以藩臣代其憂而使

稍長者得虔恭明畏一意奉神之尤爲得乎況今謀
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姦宄
漸萌 皇上誠爲懿親謀則宜秉方張之勢示盛滿
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爲造物所忌而福澤綿
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爲武備謀則宜於
講學聽政之餘以簡閱 勅本兵以優恤 勅邊臣
使正氣之士勇氣百倍即萬一有警而折衝禦侮之
忠特可也內庭衆可操也又誠爲奸宄慮則宜委內
臣厥山場責成巡撫按地方不靖司道不檢撫按

糾彈使横恣之毒無自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也分守之敕未可易也且陛下以今日爲何如時哉滇南以方提而報警宣大以互市而懈備遼左甘肅孤懸可虞水旱災異歲且屢見閭閻蕭條邊儲告匱此正主憂臣危飲薪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發於期月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釁端之機乎識微之士多懷長慮奈何諸臣之若只不能挽皇上之聰聽邪恐竊美成柄日新月盛尤有出三事之外者語曰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尋

斧柯誠善喻也陛下獨不念祖宗防微之意乎

臣請以祖宗朝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於君

父之前而皇上試垂聽焉其一曰絲綸之簿宜復

臣聞高祖時凡中外奏疏命左右粘之壁間甲乙

治之裁決如流粘壁有日數易者毋斷大事決大

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儒臣折衷古今

而後行之批答皆御前傳旨值筆郎所書天語尚濕

也永樂洪熙二朝大都仍高祖之舊而倚毗尤專

宣德時令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章奏

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稟留閣中號之曰絲綸簿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覩宗制潤色焉迨正統初中官王振擅恣矯旨特奏收簿於內由是忠言不行而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朝綱親攬幾復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弊剛明竝用權無旁落此國脉所以靈長者有自也天啓皇上光撫鴻圖嘉納大臣同符烈祖然所以通下情而攝奸弊一政體而杜壅蔽臣以爲內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

存羊之大端也其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主上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即行未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京候旨旨下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有奏事也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奏及副本備照由是但有訐奏權勢官戚等項未進而幾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夫

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任南者通

政司拆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是　祖宗防奸慮患

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此成化間汪直專柄恐人議已

始有是舉此尤非朝廷本意所當急議復者也其三

曰鐵牌之置宜復　臣讀　皇明政要記我　太祖鑒

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宮門內高三尺許上鑄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德中此牌尚存　英宗

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　臣按　祖宗朝深思遠慮每

遇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竪紅牌亦書官

員人等說謊者斬其戒內臣牌即此意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設午門而設宮門其微意可想矣蓋閹宦之權與公卿相盛衰主上憂惕日勤召問則公卿之權勢稍涉疑二旨多傳奉則閹宦之權勝其幾甚微其勢甚可懼也今 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皇上以 祖宗之心爲萬世久遠計臣以爲此牌宜復還庶觸目儆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萌矣臣 狂瞽之見不識忌諱芹曝之獻實出忠悃惟

願　皇上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停武清之爵仍守臣之勑止內操之兵而又將　臣所請議復　祖制三事下內閣部院大臣計議如與治理有裨亟賜采納施行以杜未萌之患以慰臣工之望以歸天下之心則聖德益光　聖治益隆所以鞏　皇圖於苞桑之固者端在是矣天下幸甚愚臣幸甚

直抒膚見以光聖德以奠民生疏

鄒元標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中丁丑進士建言謫戍貴州都勻衛投荒萬里母子睽隔伶仃孤苦日瀕九死甘瘞骨堀穴巖之中矣迺荷 隆恩拔之沉淪復齒縉紳 臣將母北往期霑升斗以供菽水復何宅覬不意 陛下俞臺臣之請授 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凜凜未能稱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當有事緘默自持是爲曠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爲

沽名今　乾綱獨斷　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投自巖穴即杜口不爲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友之學知悻悻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闇中和深自懲創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昕夕循省念職事不可久虛　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譚天下國家之事在握其要得其要則衆政畢舉不得其要與一攻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爲天下用哉故臣之所譚其要惟在培　君德親臣工

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暫不敢以瀆
聖德嶽嶽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棄涓滴惟
陛下以臣言爲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
大幸臣聞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
心是也心體至大不冐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
失其體者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哇褻奏心以
聲移矣欲在亂色褻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
甘旨並陳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階
有可乘嬖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眇其禍至於尋

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大　陛下履泰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　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於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閒居幽獨而有惰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蕩心此匪獨養德已也即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

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保
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　聖母還
宮時惓惓以聖躬爲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　聖
母至仁　陛下至孝　陛下身安則　聖母之心亦
安　聖母心安　陛下之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
萬世人君之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
首領　陛下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
手足腹心實爲一體下毋顧忠於上毋苦上之不遠

上毋求忠於下毋苦下之不誠此亡它堂陛勢懸而情意間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為泰上天下地則為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由來者遠矣臣往閱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追我　孝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煦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為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為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以為盛事　陛下昔在沖年保傅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

亦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榷許科道官旁
爲糾正何者　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
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
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
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
任使惟當矣宣上意而達下情者　陛下內臣而已
過請發言未必眞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
下交而其志同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
美室礙難行　臣憶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

朝奏事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榷英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逸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而登上理也武英殿　祖宗朝召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鼎新縉紳之所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然復　祖宗朝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箋日舉行召對盛典或先行經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於今重光矣民財

告匱饑莩相望諱者曰有司之不職也請嚴懲貪吏
者其說甚真　臣　則以爲憲紀之未肅也拊循統馭職
在有司秉憲揚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
吏畏民安不得其人依阿洩泄則吏饕民殘伏覩明
旨云科道官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弊套大哉
皇言下燭窮蔀第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　臣請
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隳節敗度骫法徇
私容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供奉輦轂依邇天憲
廼臺臣獘則可爲長嘆息焉昔韓瑄在朝三楊一見

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槩足徵也出廵三楚政暇惟手
抄性理其清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龎臣恩及此未
嘗不洒洒毛竪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
剝生靈脂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
千萬視爲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鍰不足佐之
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輙曰辦事薦揚之
恐後拂志者輙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
此數用之者既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
有盗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無惑乎符輸

空虛而饑餓者衆也迹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執事上耶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恐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正而求流益濫矣 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蹌蹌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公爲念 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書樊端徵正統宣德年間勑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

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槩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懾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 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爲同孳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爲異
臣言雖異 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目天地易位矣耳者

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　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摭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　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仕者突梯滑稽脂韋潔楹歡若管鮑陰相排擠　臣不以爲憂　臣所憂者學術未明而儒道大訕也儒道大訕始於上之推剝而法令衍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私

刱書院毀之誠是矣迺槩將先賢遺跡一槩拆廢
不知其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
僞學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爲
憂天縱聰明如　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卽仁聖
豈加於孔子而睿知豈出於　陛下耆哉宋眞宗錫
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
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僞學㡭之天下生材問於所稟
資有純駁故功有眞僞百僞之中得一眞焉亦足以
維世道匡頽風因僞棄眞是因沙廢金因饐廢食矣

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禮千百爲羣
琳宮梵刹遍滿郊坰上詆法孔子譚詩書欲將先聖
流風漸滅殆盡亦恐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
等院不許槩棄是　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
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　祖宗菁莪棫樸
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許瑄陳憲章
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親躬
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眞儒也今儒風不
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

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
先賢遺蹟宜勑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復或量爲調
停雖未必真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
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
宣德初大理卿胡槩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郎諭
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既往正以奬後進於將
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
勸學興文未嘗不艷稱之列　陛下舉動上法　祖
宗照耀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

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爛然蠲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爲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强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名臣出而鎮撫惟閉閣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絶不以屢㝠拆在則民德去則

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寃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剜肉補瘡啼泣箠笞縲絏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實人皆曰干城之器揖讓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於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

道使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猶懼非才乃令仕者二
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
之望歲既得如拱璧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爲國
爲民之念輕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
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上諸冒濫
鑽刺輭熟可厭者絕勿使並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
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勑都察院轉行
各處撫臣須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
爲主以愛民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水災地方

其所誠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錐褐無完裳
夕無宿舂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
法可陳也有牧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
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
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
令紛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蹟造爲成冊觧
院無視爲文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雖有水旱不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憂矣林璁撫
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

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下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
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
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
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
之當飭也以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治
今日急務誠莫有大於此者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
人一身內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培養
珍嗇鮮克攸濟先是世務爲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
里蕭條無復太和景象臣願陛下崇渾厚以培國

脉廣仁愛以荅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愼名器親君子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好日遷善亦被樂利之澤 宗社衍靈長之慶矣

正內操以光聖德疏

董基 刑部主事 萬曆十二年五月

臣惟自古天下國家治忽之機常始於微而成於著防之於微也易為力而求之於既著也難為功故自古聖賢之君兢業微惕愼重凝靜即一言一動必裁於道初不敢恣其意之所向以生事端以開釁萌誠愼其始而圖之於微也乃 皇上近日之舉動則其微誠有可慮者臣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臣於去年車駕還自山陵即聞 皇上陳兵內庭此時臣以為好

事者誤傳　皇上萬無此意即有之亦一時偶言之
未必真有此舉乃無何而簡選中官矣又無何而取
用馬匹矣至本月初五日外議紛紛皆謂　皇上以
是日幸西城閱營較射日夕乃罷一時該操中官久
立炎蒸之下不勝困憊垂死者數人　臣　聞之無任驚
異夫兵凶器也內庭清嚴之地也古聖王觀兵不庭
尤稱因不得已而用之乃　皇上無所不得已而聚
三千之中官輕以凶器常練於清嚴之地此　臣　之所
未解也　臣　謹按其當停止者四端爲　皇上陳之一

旦朴意外之變矣馮保之盜竊威福目前之事也
聖怒一震而保即俛首聽逐者以未嘗假之兵權耳
假令保而有兵權事未可知也當此內臣誠多善良
然安保其盡如今日後萬一而有如保者出則今日
之兵將爲之藉矣一旦養安靜之福前者駕幸山陵
屢歷以聖意以爲有此三千人者可恃以無恐則行
幸將多也不知此三千人者皆膏粱綿薄之輩一無
當於實用即以十健卒躍馬揮刃而來立見披靡矣
焉用之故此輩眞不足恃車駕萬不可恃以輕出也

三曰止羣小之怨夫三千人者舊皆散處各監各廠安居美食已久一旦使之披甲執銳衝冒寒暑濱於死地將必不可支不可支則生怨怨則生變前月抗州僅以月糧鬥夫小故激而成變幾至不可收拾況乎禁庭之內而可使三千人有怨也是誠可慮也四曰省無經之費夫止用金花銀每年例有一百二十萬矣然猶歲稱不足今日借太倉明日借馬價是濫用之明效也乃今日舉此以來賞賜且二萬金矣由此計之將來所費寧止今日累數年後將使數十萬

有用之財置之無用之地是誠可惜也大人臣之謀
國惟其利於國而已無論利害相等即使利多害少
智者尤不以利買害乃今百無一利而害且不可勝
言　皇上貴爲天子以天下爲一家百姓樂業四夷
咸賓萬幾之暇以遊以豫皆足以自樂而何獨以兵
爲樂將討萬世之治安乎則今平治也久武備漸弛
團操多備員武庫皆朽器奈何不思一大振之而徒
觀兵於內地也又如窮邊極壤擐戈帶甲之士日不
再食歲不再衣出萬死以守封疆與皇上奈何不分

今日賞賜之半一優恤之而徒以供一日之樂也臣揆之事體度之利害採之輿論知此事決不可有有決非國家之福故敢冒死陳之伏望 皇上採納菲葑亟爲停止則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玆矣雖以出位之罪 臣死不避也

亟覩聽以悉情羣疏

蔡時鼎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月

臣竊惟自古帝王所以不出堂階而明見萬里之外者惟以其日與大小臣工講求幾務期於至當夫是以人無親疎皆得自盡事無遠邇咸得洞照非以其寄耳目於不可盡信之人而以為明察行威令於未必盡實之事而以為剛斷也

皇上聰明神聖超出千古即位以來剪除姦慝嚴懲貪暴中外臣庶莫不欣然共仰

聖德顧近日之事或有不由外庭糾舉

徑從中出遂使舉朝惶惑皆以爲挾私之徒造爲飛語密揭直達御前此其漸不可長迺大小臣工所共憂虞痛心臣忝居言責焉得緘默夫匿名告揭律有明禁雖在外諸衙門尚不得妄投況乎宮禁清嚴之地而敢以此瀆聖聽縱使其事盡公其情盡實猶恐其啓讒間之門滋陰害之路況又有以實而濟其誣因公以遂其私者乎即如胄籍一事既出於實則禮部科臣自然不爲隱蔽至於有無干礙考官外庭之臣人人知其無故三法司及科臣皆議法

從公勘究明白而　皇上以先人之言為無隱以疑似之迹為有因盡疑部院科臣謂其扶同回護　臣愚竊以為譖愬之語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是以聖王之賞罰必昭然與衆共之非情見即眞理屈詞窮者不明加典章焉是以下無滯情上無私斷若不信公辯之言而信陰私之口則在　皇上方以為發姦摘伏能知人所不知斷人所不斷而天下之情反有壅遏而無由自伸者此道一行則法典不足以昭太公賞罰不足以示勸懲徒使　宮庭之外人人自危其為

禍不滋大哉且部院　皇上之股肱也科道　皇上之耳目也　皇上盡疑股肱耳目爲不足信豈所[illegible]之人皆盡忠信無私而可託腹心有逾於諸臣者乎故曰偏聽生姦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乃理亂之機願　皇上熟察之也若夫冒籍生員雖陷法禁然亦非至於削籍已無復加今將二十名枷號一月萬一嚴寒之下斃於桎梏則此失含冤所關非小恐非所以彰　聖德令衆庶傳播也　皇上后己倘或悔之其將謂臣等今日不言乎　臣　方閣臣聞嚴旨恐處分

未定疑於黨救故隱而未敢言今明旨已出不可
復罔臣已知救之無及但臣所惓惓大願者惟冀
皇上自今以後凡百幾務寧公示外庭明辯是非毋
以羣臣之言盡不足信毋以親狎之言盡不足疑朝
堂之上法紀森然詭秘之私自無所容皇上推誠
聽信誰敢懷奸以自甘欺蔽者凡事處分既當則天
下之人自莫不共仰聖明即帝王之大業及祖
宗之盛治其道皆不出此至於一切飛語密揭多係
矯誣必屏不使至前蓋風聞糾察發奸摘伏乃羣臣

之職　天子與天同覆與地同載英明之效固不在
發摘之末也臣　愚昧無所知識偶有一得不敢不以
上獻惟　皇上留意省覽　宗社幸甚臣　愚幸甚

停取異物以光聖德疏

王學曾　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月

臣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如何不奏着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皇世所異物覔此他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處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臣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為瑞物向來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

治無妨也臣復何言但捧誦綸音一則曰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一則曰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臣請自　皇上之所謂聞者願　皇上之慎其所聞而益進於其所未聞也請自　皇上之所欲見者願　皇上之慎其所見而益進於其所未見也臣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自以奏　聞此撫按事也矧麟之為靈昭昭也既產於盛世撫按敢不以奏聞哉但竊聞此麟產於光山託生於牛腹一時即斃之不祥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既未嘗奏聞

不知 皇上之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乎抑亦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聰明天縱何由即聞産於河南乎 臣遠在都實不知其所自但以 臣意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或傳聞於道路或收買於繪圖務為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積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潜聞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産有某瑞可着禮

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可着吏部上緊陞之聞某處錢糧可用可着戶部上緊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可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問某重辟可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工堪修造可着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可着錦衣衛上緊逮之 皇上將惟某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哉臣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雖不可無而從中之旨尤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之幾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

履霜堅冰至正此之謂耳矧四方災旱老稚流離怖饑號寒之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孤臣寡婺煢獨哀哀哭泣悲嗟之情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　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麒麟爲誠非忠於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之慎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欲見者也

苟心欲見之則不可以言罷亦不可以言知　臣嘗鏡之古矣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寶劒唐太宗却名鷹此皆聖主賢君不以異物為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垂之後世遂為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於不足為者何為既知宜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鑑之今矣我　太祖皇帝於蘄州進竹簟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以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即位之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弗嗜好是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　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好尚恒端舉動恒慎典則具存是罔　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大業光昭　祖宗令自爲一槁麟之故必欲一見令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此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損乎假使其麟至今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於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有之物

不可不見或誑以爲其麟尚存也遂蔽惑 聖聽而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旁皇無措則責之道府道府聞命旁皇無措則責之州縣州縣下吏旁皇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可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時兩河報災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軫恤小民爲念何苦爲此無益之舉動而勞民動衆爲也至於老稚啼號之聲十年呻吟之狀孤寡哭泣之情貧宗愁苦之態

皇上果欲見之否耶　皇上睿哲既知惡瑞獻之爲是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則傳之四方咸以爲麑麟且欲見之況生者乎況出於麑麟之外者乎將來聞風而進獻者接踵至也書之史冊寧不爲盛德之累哉昔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槁麟之取寧恐於不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皇上也伏乞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爲停止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

好久而勿替不聞亦式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
圖永堅停濼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
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
聞皆帝典所見皆王謨至於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
始聽之凡涉於嗜慾者必斥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
詞任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格天
駿業亘古不數年間必有麒麟遊苑鳳皇儀廷以應
聖明之瑞者矣

慎起居明詔旨以重祭典以光聖德疏

盧洪春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十月

臣惟人君一身上而　祖宗之血脉下而臣民之具瞻得此乎係焉非朝兢夕惕慎保此身則無以上慰
祖廟而下答輿情故出入起居無時無處必思以檢束此心如履春氷如蹈虎尾置其身於無過之地即有一過又瞭然與天下共知之幡然與天下共改之
上不飾詞以愚下下不懷詐以欺上故君臣相得益彰而太平之治所以隆也臣伏睹　陛下自九月十

六以後連日　免朝竊嘆異謂　陛下方昧爽視朝勵精伊始何以遽自懈怠意孟冬時享當必躬親至二十日司禮監傳奉　聖諭朕前御門巳於卯初起矣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已諭卿等暫免朝講數日以為靜攝服藥庶效近連服藥餌身體虛弱頭暈未止茲當孟冬享　太廟敕遣公文璧恭代其陪祀官員俱加敬肅卿等可傳示彼知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不覺驚皇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易曰王假有廟孔子曰氣血虛弱乃五勞

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此言養之當愼也臣竊觀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暈眼黑等證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傷　聖母之心下駭臣下之聽而又因以廢　宗廟之大典臣不知　陛下之心何安也　陛下豈以遣臣恭代爲不廢禮乎臣以爲　祖宗者　陛下之祖宗也故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聚　祖考之精神今身之弗親而徒委之疏賤之臣子則精神意氣不相統攝卽使陳籩設豆祗爲瀆而已矣

廟之神靈謂何而又何以報本追遠乎然臣所聞尚
有異於此者先二十六日傳　前見朝郎聞人言藉
藉謂　陛下之意豈不謂馳馬試劍非盛德事不可
以播告中外故設爲危亂令天下無議不知天下之
病痰未有無因而致者即如　聖諭所謂頭暈眼黑
力之不興豈　聖體之固然　抑驟感而致然乎其
所由來者漸矣設果如人言則偶以一時馳騁之樂
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也淺果如　聖諭則似以目
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　也深若乃爲

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願
陛下有一於此者也且 陛下毋謂深居 九重九
有舉動外人無由知也夫鼓鍾於宮聲聞於外豈有
人託起居而寂然不聞於人者哉然而未有直言指
數以開導於 陛下之前者是將順之道多而羣臣
之訐過也 陛下平日固已虛心受言然遇有贊頌
必多喜心遇有指斥必多怒心意亦謂偶然之失泯
於無言則事幾隱密人莫得而議其非形於庭赦則
事跡彰聞人或指而議吾後故建言諸臣一陟 宮

闈則 天威震怒往往降黜以去也羣臣何爲不爭相粉飾以成 陛下純白之行而甘觸其所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然而此羣臣之幸非主上之福也人主之舉動近則天下視之遠則後世傳之誠於中必形於外要有難於終掩者今日諸臣即使盡憚 陛下威嚴莫敢明目張膽以臣 君過萬一有稗家野史掇拾道聽私托筆札垂之後世 陛下豈能盡禁之邪又何以自解乎故臣愚以爲 陛下是疾也則當以 宗社爲重屏務豫樂以基禍非疾也則當以詔

旨然重毋務爲矯飾以起 疑力制此心 明示天下撿飭於大廷廣衆而亦不放縱於深宮燕閒鋪張於詔令詞章而亦不虧欠於躬行實踐矜持於公孤師保而亦不假借於左右近幸抑制於章奏圖籍而亦不背馳於聲色狗馬則聲足爲律身足爲度天下之廣萬世之遠莫不聞風心服慕德無窮其與挾數用術文過飾非以聾瞶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臣 備員郎署靡所短長緣職在俎豆微有感觸故不避鈇鉞披陳肝膽觸冒忌諱儻荷 聖明垂鑒少賜省納

臣
卽損軀殞命有餘榮矣

恭陳四劄以裨端本防微疏

劉爲楫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伏念臣以章句末學猥蒙 聖恩拔置諫垣補闕拾遺臣之職也抒忠報國臣之心也竊見近年以來四方之水旱屢形窮簷之蓋藏甚匱軍有脫巾而呼盜有荷戈而起亦可謂多故矣然猶不遽爲太平之累而四海之治安於覆盂者則以 陛下之精神完固宮府一體內外一心是以雖有災變而國本不搖今年自春徂夏聖體稍覺違和大小臣工未蒙聖諭見

朝講數輟天顏稀覩竊恐宮府有異同之嫌内外有睽違之迹精神命脉猶壅閼而不通郎天下之治忽繫之故惓惓以朝講為請至昨閣臣傳宣 聖諭朕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朕意欲與卿等一見但朕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劑至今頭尚眩暈眼黑心滿腸脹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輭朕豈敢以荒逸怠厥志若朕疾少愈郎先出御門後聽講令諭卿等知卿等可傳與諸司衙門務各盡心乃職不可因朕疾久以廢政事欽此 臣捧誦綸音至再至四仰見

陛下保身之哲謙虛之度勵精之心自古帝王罕與
爲儷眞聰明聖王也而臣工以爲朝講倦勤亦可謂
不知 陛下者矣今距 聖諭傳宣之日又且旬餘
而朝講之期未有所定臣私憂過計意者聖躬猶未
甚平復也調攝之術或猶未有盡乎今夫士庶人値
父母有疾則憂心無所不至視藥視色晝夜靡寧必
期於愈而後已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一念惓惓寧獨
異於憂親也臣謹條爲肆劄少效杞憂之愚惟 陛
下垂聽焉一劄曰聖躬之保護宜愼夫君身萬化之

原必勿搖其精勿勞其形然後此身強固而不至虧
損顧人主深居法宮一切粲曼靡麗悅目娛心甚衆
自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爲所動者儻一動於此致精
神疲羸而又不能嚴加屛絕徒資藥餌以爲功亦何
益矣 臣 伏覩 聖諭云皆屬精神不足以致諸證俱
作請自今獨坐靜思凡一切聲色嗜欲萬一有乘間
而動者乎即不能黜而不御但使御而有節則去其
耗精神者而精神日就完固所以培養本原慰 祖
宗在天之靈答天下臣民之喜端不外是伏望 聖

明留意二劄曰內使之關防宜嚴夫今與 陛下朝夕承意旨而奉奔走者非左右宦官哉其間固不乏忠謹之人然亦有便辟而好爲逢者有揚揚然招王之過以見親近以明得意者不可不察也 臣每辰起趨朝見內臣或擁門而出或夾道而馳問之皆各監散官也不則掌印內臣名下小宦也 臣訪此輩所談皆猥褻 宮禁之事率曰嘵嘵無復顧忌甚非所以嚴宮闈而肅聽覩也 臣願 陛下自今特勑諸監掌印監官倍加約束幷勑皇城四門司鑰內臣嚴加防

範務使裏言不出外議不生此亦防內使洩露之微去間去疑之一道也伏望
聖明留意三劄曰諸司之章奏宜嚴夫章疏之達於上或言主德或言儲貳或言時政或言人品雖言人人殊而其心無非欲效忠於
陛下
陛下御極以來凡諸司章疏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雖逆耳批鱗刻日即下無有纖毫壅蔽於其間者竊見近日建白多寢不報昨諸臣以稽查請亦皆留中不宣臣愚私心揣度意必
陛下時方靜攝不遑齋覽暫爾稽遲未至蒙蔽而大

小臣工則甚有抱隱憂爲不必然之慮者誠恐小人乘機肆爲欺罔或事關國體有彈及大奸邪言及大利害者公然隱匿內閣不得票擬六科不得封駁宮府異同內外睽違莫此爲甚臣願陛下特勑文書房凡有章疏即接會極門首奏目一一進覽勿得過三日更乞勑令科臣二員每日赴會極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疏紀其數目以備稽查此亦防章疏壅蔽之微疏通血脈內外交孚之一道也伏望聖明留意四剳曰法令之督責宜信臣聞京邑爲四

方之極故法令行必自近始乃今一切禁諭且有格而不行者矣即如都御史吳時來等見俗尚侈靡無節欲一大振刷先從其冠服制度之細者微者黎然畢正起獘維風之意甚善奈何憲約刻頒竟爲故紙五城曉諭輕向弁髦夫此其小者而猶格不行若是則何敢令四方聞且見也臣聞上有紀綱下有法守然後心志齊一而無泮渙之虞未見玩法而可與爲治者也臣願陛下更勑五城御史申餙憲度一法之立堅如金石一令之行信如四時勿徒視爲故事

此亦防杜綱陵替之微風示四方之一道也伏望
聖明留意已上四割總無深識遠覽何能裨益宸聰
但臣一念朴忠真見端本防微今日所宜亟講無過
於是若夫朝講之當勤也召對之當復也聖諭已明
羣臣少愈即出臣何敢復贅陛下儻過聽芻蕘俯
賜採納臣即伏就斧鉞亦有餘榮矣

恭進四箴疏

雒于仁 大理寺評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性戇愚筮仕縣令特厭薄時套不肯詭隨人常以病請休致於撫按不准既而叨轉京官臣意在恬退矣臣父迫之使就職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其君臣如京閱歲餘僅朝見於 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動常日體輭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臣以是知 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 皇上之恙

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
利則亂神尚氣則損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
將無醉也夫何醲味是躭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
沉醉之後持刃舞劍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
以　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
以開騙門寵鄭妃冊封徧加郎王妃有育　皇冢嗣
之功不得拜封甚則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
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　皇上富有四
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支幾十萬索潞

紬至幾千疋畧不知節愼甚則拷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不喜李沂之言爲不誣若使無賄 皇上何痛絶忠良而優容讒佞況沂之瘡夷未平而鯨憑神錢復入雖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於杖下此輩密邇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恐激他變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儁姜應麟孫

如法俾幽滯於林下拘禁於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　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　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　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　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於心係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也　皇上春秋鼎盛之時經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年當何如耶今春會試場輔臣出論題聖賢所以盡其性是默指　皇上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未發

恐　皇上之未悟也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
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
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
年而聖體必強壯康豫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設若
護疾忌醫不以臣爲訕謗則必爲干名爲出位訕謗
非臣所敢也臣犯顏而諫且不計死所干名何爲若
爲出位沽名設訕謗之木于道路且求言於士庶況
有官乎求言而不可得專設諫官使不得不言非諫
官之外可禁錮天下之口而使不事言也近見科臣

季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官守言責爲說是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於言責多矣若窮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舉刻人才條陳世務求無利害足矣若有禍於己而有裨於君皆避而不言舉天下而以言爲諱此說倡也豈　祖宗之福乎聖疾踰年若使有言及病根
皇上可望改省聖恙可痊期臣可默然臣見年今言者未及病根醫者未曾收功臣世沐聖恩縱冒出位

之嫌不容塞咽結舌已也孟軻氏論國君有取於法
家拂士今觀鄒元標廷折檻引裾之傳批鱗補闕之
拂士也　皇上置而不用臣有以將其心矣蓋元標
一往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其賢忠而不用
也豈知直臣不便於　皇上及左右深有利於社稷
宗廟者也上既忠言不必諱言其望拜昌言之世遠
矣矧當今之時何時也劉汝國之寇雖云暫平南直
湖廣江之東西荒旱爲極嘯聚可慮且遼夷犯邊雲
南鄖陽甘肅等處軍士動則鼓譟而難制此有識者

寒心而衣袽之戒誠不可不豫若　皇上勵精圖政引用正直可以潛不軌者之異志苟如今日宴溺荒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況奏牘多留中不出抑不知爲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之際有未明乎倘遇軍國大事憑何奉行究其流弊不止誤事將使國脈壅而不通害可言哉　皇上之溺好四者不曰握生殺刑罰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深邃密禁之地人莫之知而不必言不知言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可覩也

而遂不檢乎權但可以傾保祿全軀之士而懷忠肝
義膽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即鼎鑊在前斧鑕在後
亦所不顧也四勿之箴微臣一得之忠悃伏望采納
置之御座庶可以廖聖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即臣以冒死之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嘗視
死如歸含笑遊九原矣敬將四箴開列于後戒酒箴
曰耽彼麴糵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禹疏
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　陛下釀醑
勿崇戒色箴曰豔彼妹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妍

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戒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不剩公帑
稱羸私家塵饋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
難諶進藥　陛下貨賂勿侵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尙操切政蠹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
皇暴戾羣懟孔彰進藥　陛下舊怨勿藏

靳望

聖明克孝克慈克敬克仁克宏雅度以茂聖德疏

張　濤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月

臣惟

皇上彝倫敦敘孝慈業篤於宮庭勤恤誠祈仁敬夙昭於上下天地存心包荒爲度二十二年而來

聖祖神宗之理集成顯赫蔑以加矣而臣猶謬爲陳說溷瀆天聽毋亦責難陳善意乎何言克孝則

皇上爲人子之道也蓋爲天子毋則必宜以天下視

恣者

慈聖皇太后壽辰

皇上愛根天性禮備常儀臨朝受賀道路懽誦計今

仁聖皇太后頃亦當辰矣儼駕翠華並萃嵩祝將兩

宮胥慶觀聽允諧也苟或忽爲彌文萬一當期不出

聖母春秋漸高之日宮闈獨處之中所盼望于

皇上者何殷而

皇上將何繇以聚順而慰悅之也朝省暮定原非過

勤歲行一祝尚屬疏節臣故願

皇上視　仁聖如
慈聖而全其一體之至情也何言克慈則
皇上爲人父之道也惟愛子而知勞故擇師爲贍式
皇上重視洪緒獨運睿謨特令
元子蚤就教諭　九廟用懌群疑頓消原何容贅唯
是宮僚關繫不小得人則善匪人可虞昔在
世廟選擬失精卒致科臣周珫有言嚮非輙聽更定
則黃易費宷李廷相等居然在列矣頃知
皇上加意慎揀必無前誤但一朝　衍講不過具文而

人品不與二三閣部不無獨信而公評未悉況館誼相礙愛既難化取舍既異觖望易生以臣度之不如集輿論於會推而俾九卿科道僉舉其尤之為得也

臣願 皇上必重講讀以重 元子而務得端方正直之士行其養蒙聖功之愛也何言克敬則

皇上主天地宗廟之道也蓋明禋而恤祀必如在以告虔乃者 皇上經年遼處屢遣代祭神祇宗祖豈肯格歆妖星垂警淫雨祲灾揆厥所由殆非虛致頃及風日爭明見於元旦變祲不息省念宜殷夫日掌

陽何故陰霾爲蔽日又君象何爲歲朝難覩靜言思
之實爲可畏繼今朝日夕月繼今饗廟郊天臣願
皇上齋戒如期執灌無數也何言克仁則我
皇上惠鮮億兆生民之道也古者饑溺由已痌瘝在
身毋爲春和議賑而且以矯詔發粟聽之吏也目今
汝洛徐淮流離困苦其情狀有不忍言者大畧科臣
王德完等按臣陳登雲等各疏亦槪具矣我
皇上不急之供及急可念之灾罔念將恐溝壑餘生
鳩刼狂逞且恐孑遺旣盡邦本何歸臣竊廨心計無

所出度必特勑撫按廉遣該省司道督同該省有司单騎出郊望屋察饑酌查該省府州縣庫儲贖稅等銀聽其便宜分賑不必詳請延遲惟與有司公同註冊以便稽考以俟補銷斯須殘喘乃庶有瘳司道儻盛騶從有司儻繁供億是謂不職撫按得而問之全活不放風聞者亦皆得而並問之故臣獨重賑救之人蓋謂有人則設法區處盡心散給不患終無奇策矣臣願 皇上勿以數郡生民任其相食而愛一勑諭使災傷地方不蒙得人之任而飲贖蕩之澤也何

言雅度則我

皇上含翕受併包之道也古者聖君御臣有責讓而無忿疾有譴謫而無錮禁是故眚可原過可使耳往日科臣李獻可等請瀆過激部臣孟化鯉等調停未預致干天怒忠而被放邇閣臣疏及泰交有云或屡推而不報或一斥而不復

朝廷既不得真材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

當蒙

皇上轉圜嘉納旨下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宜乎

凡有錄用必無拂抑乃今困於龍巖者尤多叙在牘劄者尚阻反令閣臣蒙疑而夜心部臣惜材而掣肘是。皇上所謂着實舉行者茲且不必着實乎或亦
皇上且謂褫職奪官由我作威振滯賜環憑誰作福乎以是爲疑莫若明勑吏部盡將先後逐降諸臣稽詢公私分別材品遇有相應員缺明白疏請得可後已偶不蒙允積誠再請即如趙普之數四補牘不得爲瀆也如是則
皇上昔日之威明爲今日之福操柄有在更何朦朧

不過惜
皇上之人材以分
皇上之猷念臣不顧
皇上終忍視國家之空虛久令政事之不競而不獨
爲棄臣乞還一官也臣資望淺輕啓聒深切厭薄嘵
棄竄有容意詹詹款款祗增惶恐顧此等道理此等
舉動上係聖德懋昴則德崇近禁令聞遠光冊史玩
忽則德損巷有異議史鮮徽稱臣爲
皇上陳之爲

皇上大懼也不然而何以立於天地父母君臣之間也伏乞銳自爲計

留神鑒納設誠施行幸甚臣不勝懇悃悚息虔切待

命之至

省發章奏以圖幾康以弘聽納疏

林材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士獻詩瞽獻須史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兼聽並觀治之所由盛也自漢以來始置言官夫以四海之利病得失萃於一官使言之即上焉者聞道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不敢自盡者況於厭聞其言深疑其黨又詆肯擯徑尺之鱗而犯九重之怒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納諫求言天變屢見

則儆戒常申水旱頻仍則賑恤屢下顧宇內猶多怨
咨之氣朝端尚乏喜起之風者此何以故則以上下
之情未孚而聽納之量未廣也夫國家設立六科封
駁所寄都察院十三道御史糾察攸司但其心勤獻
曝而勢隔排雲故發奸摘伏獨籍袖中之彈文而補
闕拾遺須殿上之札子是光明之所以下濟忠讜之
所以上聞者凡以章奏之無壅耳惟數月以來封事
半閣奏牘多虛雖纖塵涓滴未必皆補於高深而葵
藿芻蕘要亦有關於獻納臣不敢槩舉如近日科臣

耿隨龍包見捷孫羽侯田大益黎道炤等道臣甘士
价許聞造等憂時竭智觸事陳言率皆遲留久未允
發甚至於臺省之人需在旦夕而都御史孫丕揚借
臣兩疏以請俱不蒙賜允夫是數者言雖不能盡同
而意則各有攸當蓋用人行政指以爲謬則無關於
齒馬之嫌而民變夷情見以爲憂又何涉於投鼠之
忌乃聖心洞照非不與日月並明而聖斷久稽終不
與江河同決者 臣則有莫測其故矣如謂其言之偶
合者而疑其同謀歟則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大舜之

所以咎禹也如謂其見之相同者而疑其朋黨歟則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又孔子所以知仁也夫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辨其爲君子小人而已故宋臣歐陽修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元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之時皐陶稷契二十二人爲一朋周之時太公望散宜生三十人爲一朋而聲施至今鴻名與天壤共敝獨漢唐宋之世黨禁屢起而周福侯覽朱全忠蔡京賈似道輩輒欺其君而

煽和之遂使正人盡逐美業餘務書之史冊至今流
覽治亂興衰之迹此眞非萬世之炯鑒哉臣　等固願
皇上建鞀設鐸明目達聰廓衆正之門杜羣枉之路
東此周之辯消朋黨之疑惇德允元推誠待下視四
海如一家視羣臣如一體念閣部者爲　皇上股肱
又念科道者爲　皇上耳目股肱司其選用耳目稟
其虛明勢本相須用實相濟使視聽少有未眞則動
作必多逾節若耳目至於蔽塞則股肱盡屬駢枝由
斯以談何容廢缺伏望　皇上於一切章奏早賜批

發即其中言有過戇者則狂瞽諒其可矜設有當從者則菅蒯亦爲不棄悉下部覆審酌量施行則嘉言罔伏不獨止輦之休風再見於今而一旦萬一大奸巨慝爲世之所不敢言者亦莫不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詞說矣社稷無疆之福端在於此臣不勝冐昧悚息待命之至

朝講久虛直臣久廢及時修舉以光聖德疏

謝廷策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

臣於春二月內行取抵京接邸報見大學士陳于陛一本爲恭效愚衷披陳時政之要懇乞 聖明采納以光治理事首稱接見大臣錄用人才爲言甚悉奉聖旨覽卿奏具見愛君忠猷謀國遠慮關朕躬及錄用人才的朕已知道了其餘着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舉朝大小臣工莫不鼓舞懽忻誦 皇上有從諫之明又莫不翹首頓膝而望 皇上旦暮行之以爲太

平美政何今時巳滿一月矣而上朝廷之期竟未一出以言得罪之臣亦未聞有一憐而錄之者臣愚不勝大惑孔子論聽言之道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韓臣于陛之疏豈不稱法巽兩備哉　皇上諒其爲愛君獎其爲忠猷又諭之以知道亦可謂從而悅之矣獨計所謂知道者非徒知之而已也知其言爲忠愛而不用其言以行在　皇上不得愛其言之益在韓臣不得盡

[illegible]恐在[illegible]後世[illegible]得以[illegible]其不繹而議其後

謂聖德何謂聖名何　臣願　皇上熟思而急圖之
也敢以往事爲證可乎　臣聞周宣王嘗宴起姜后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樂色而忘
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
於視朝後世稱焉　皇上御極視周宣王何如也聰
明睿智其過之也遠甚勵精圖治其過之也亦遠甚
惟靜攝以來朝講中輟輔臣至於終歲不能一再覲
天顏而奉清問竊恐宮府漸隔而煬竈之患隨之矣
皇上誠繹輔臣之言慨然申定朝覲規或朔望之必

出或祭告之必親時召大臣商確政務即不能復常
朝之規而一月再臨亦不為數即不能復日講之舊
而便殿賜問亦不為勞君臣意氣洽於泰交國是紛
紜定於面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天下後世將咏誦
聖天子之舉動於不朽而周王何敢望下風也　臣又
聞宋仁宗時唐介吳充呂景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
等數十人皆以直言謫外殿中待御史趙抃進言曰
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
權要傷之者衆耳仁宗勉其言諸臣悉令召還由是

嘉祐之治有聲宋室榮華至今 皇上御極覩宋仁宗何如也文武聖神其過之也遠甚君子滿朝其過之也亦遠甚惟邇年以來諸臣任事過銳進言過激直遂戇愚不能無罪 皇上震怒杖責貶削前後百十餘人此百十餘人者品格未必相同皆以氣節名世傑一槩錮之終身是明予諸臣以名而暗貽國家以失人之害非便計也 皇上誠繹輔臣之言慨然勑下吏部查諸臣中言雖過激而心則無他者幾人事雖執拗而心本為公者幾人各疏名上請斷自

聖裁即未必盡行召還或特爲簡拔以完其用亦未必盡復原職或別行推補以盡其才用不測之威以懲創於前又用不測之恩以甄別於後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天下後世將宣揚大聖人之作用於不窮而宋仁宗何能彷彿萬一也此二事者諸臣言之多留中不報報輒忿怒輒臣言之幸蒙嘉納納之又未慨行此臣之所不勝欵欵之愚爲　皇上再言之也

臣初試爲御史豈不知苟祿可以容身當國家多事之時又豈不能彈摘一二以塞責惟君德爲萬化之

原而人才係社稷之計時方修正史以信萬世而
皇上之注念攸為又 皇上之令聞永譽所係臣何
恐以二事坐聽流播四方傳宣來禩為聖德累為令
名損哉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丁寧之也儻蒙 聖
明采納施行太平無疆之福端在是矣

懇請攀送梓宮以光聖德疏

王就學 吏部主事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

臣恭遇 聖母之喪而因思 聖母當年所爲相我
皇考以成 祖宗數百年之統者雞鳴脫簪不啻勤
矣所爲育我 皇上以承 皇考千萬年之緒者撫
摩鞠育不啻勞矣不幸一旦上賓固知 祖宗在天
有靈必爲震動 皇考升遐未久必爲痛悼而我
皇上孝思純篤當此大故哀痛迫切當必有萬倍恒
情者但 聖母之音容不可復即猶幸而可以憑棺

痛踊而畢期在此一刻則憑棺痛踊而爲 祖宗重冢婦爲 皇考惜賢助爲聖躬自報鞠育之恩者亦惟此一刻 皇上於此不知宜何如爲情也乃令以聖躬違和遣官代送臣聞之不勝痛心不勝栗股 臣思以孝安皇太后者 皇上之身所自育也 皇上之身皆 皇太后之遺則凡可以報 皇太后之恩者何可復自顧其身自古聖人論孝道而以不愛髮膚垂戒論喪禮而以形毀骨立示訓非無見也今聖體違和或亦哀毀所致臣竊謂一拔送之禮以致

聖孝不終豈獨非古禮即聖心亦豈能自安耶臣嘗
讀毛詩蓼莪之篇有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是父母之恩方痛欲報無從也顧
得報而不報耶且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
可忍烏乎不可忍 臣恐難以形諸詔諭書諸簡冊而
傳示天下萬世也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力疾一出
而朝祖遣奠諸禮一一躬親勿令非類者代而使
聖母上賓之靈不至於無依則 二祖列宗與我 皇
考之心必且罔怨罔恫而百官萬民亦且翕然觀禮

而合天下以成其孝天地綱常聖賢彝訓皆藉此一
舉不泯矣臣情迫詞短冒死上言不勝哀懇之至

披瀝赤心恭請篤厚中宮以光聖德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

臣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必始於齊家班固以夫婦之際為人道之大端匡衡以妃匹為民之始萬福之原皆至論也故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父之與母也地與天並位天不交地則乾坤毀矣月與日並明日不麗月則晝夜息矣陰與陽並行陽不順陰則寒暑愆矣母與父並配父不顧母則家道索矣今 皇上萬國之父也 中宮萬國之

母也　皇上聰明天縱仁愛性生其眷禮　中宮夙
稱優渥乃臣自入京數月以來道路喧傳咸謂
宮役使止得數人憂鬱數親藥餌且阽危不自保臣
驚惶痛惋不勝宮禁深嚴虛實未審臣卽愚昧竊知
其不然第臺諫之官職得以風聞言事果　中宮之
不得於　皇上萬一有憂鬱歟則子於父母之怒猶
得以號泣幾諫矧　中宮為萬國母安得隱忍不言
以傷斁彝倫果　皇上之眷顧　中宮有加無替歟
乎於父母之謗其得不辨明矧　皇上為萬國父

安得蒙蔽不言以虧損盛德所者躊躇無二而可數日間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蓋天地陰陽之大變宗廟社稷之隱憂滿朝大小臣工無一人不聞無一人不駭而無一人敢言蓋以全軀自保與忠君愛國之念交相戰而不自勝也臣尫羸之骨不足以嘗捶楚桎梏之械不足以當雷霆然所恃者 高皇帝在天之靈且奚漢突表盜卻坐事耳 太祖高皇帝冊立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任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御邦后以懿德慎

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欽此臣以長
久之道爲　皇上披陳即雁鈇鉞之誅亦可見　太
祖高皇帝於地下矣漢史載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
禁中嘗與　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郤
愼夫人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席哉且　陛
下獨不見人彘乎漢文悅語愼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職賤不得出入禁中何敢比袁盎之郤坐然得致
言事上眷顧　中宮止寵虛設嬪美漢文即死且不[illegible]

愚不識忌諱冐犯天威不任席藁戰兢待命之至

仰繹君臣一體之旨併陳大義以成泰交疏

馮琦 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比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旨寬限觧進以彰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祗誦明綸無不感慰竊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睽比者久旱之餘勿霑微雨久隔之後旨奉温言此天人之機相應而君臣之情將通也臣等敢不自省自責以求附於一體之誼伏惟 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牘哉

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枝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君父其咎二謀身急於奉公徇人多於徇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於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互事互敗何以取重於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甘於不言窺機竅則窃附於敢言事事類於寒蟬旣虧風節人人託

於鳴鳳亦涉雷同迹已相符語又近瀆安得不取厭於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聞未必眞以平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眞則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事未快於心言多逆於耳安得不取怍於君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罪固無詞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 皇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於爲欺爲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黜陪推已而命別推久之人多不用矣 臣觀 皇上初

政原如彼則　皇上初心不如此上心不欲為此而為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為之而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　皇上太高持之太急　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才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為　皇上所窺而　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為不可窺測於是上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下之情澹然遂隔絕不復相浹臣請以君臣之

眞情言之人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於事中言而忠誠溢於言外非出於不得不然而出於不忍不然者情也人君用人亦須有一段眞誠相倚相信更無疑忌鄙薄之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恤今羣臣自反所以事　皇上與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峰必孤必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於下而明主日孤立於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隙日開如

不張之弊久而筋脉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暴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朝講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明主意指何由下宣一疏遲一事悞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所悞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某朝君臣隔絶人才衰乏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於京國如寄耳數年之

後且老且去烟散雲消而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君臣隔絶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歟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不斷今章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朝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國家反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而忠臣甚難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以效忠者誠不足而憖

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於君又遂疑天下士大夫不爲已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而自反也欲效忠讜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齟齬亦願 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朝廷事耳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於懷何苦以朝廷之事與臣下爲懟念及於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君父之氣亦平矣伏望 皇上渙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言用人之本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日微忤小過以與羣臣更始臣亦洗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

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爲主夫使臣子之心同注於朝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於政事則自然不隔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嘉納之其不當也願 皇上明訓之如用一人務在論資論俸論才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點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盡剖疑障洞披肝膽君臣上下永無嫌猜明如日月之無私信若潮汐之有準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不震懾以 皇上神聖爲此不難顧直恐不爲耳臣

等職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臣等臣等之罪自省自責無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爲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成一體之誼而已惟陛下憐其意而留神采納焉

敬陳格心要論以效納牖愚忠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

臣聞王者奉天而順時故孟春之月帝出於震震爲長男蓋皇儲之位也乘春舉行示天下以主器宜重之意也天子命相布德和令命有司發倉廩賑乏絕出幣帛禮賢者示天下以施祿及下之意也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示天下以集思廣益之意也蓋陽春伊始政令宜新人君法天地之和崇長養之德類如是臣近覩綸音善念森發眞

如方春氣[illegible]萬象生機勃不可遏者夫陳善閉邪臣子分誼况君有善念而不能開陳承順以效納約自牖之義如糾繩之責何臣忝列言官不忍默默敬以皇上喜念所宜名者列爲格心要論願返觀而採擇焉伏讀聖諭有云皇長子喜事臨近又云典禮在邇是心何心也父子至情發於天性而不容已者也喜念也顧冊立加冠必在婚娶之前而大婚嘉禮尤宜桃夭之時今禮臣言之臺省諸臣言之府部大小臣工合詞以請未蒙批發豈候兩宮之落成乎春卿擬

督工作並可就緒必待珠寶之取盈乎少示節省儉
德正足貽謀是在皇上之睿斷間而大信克全典
禮肇行矣斯舉也所當亟廣愛予之善念行春令而
發哀之出震者也伏讀聖諭有云政本重地豈可久
缺使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掌印官通將前後所推
閣員名在任在籍素有才望者勿拘員數以彰朝廷博
採求賢之意是志儆惡也君臣大義出於由衷而不
可解者也善念也顧精神簡注以費上可以求賢意
見轉猜所以博訪務屬旋奏令部院九卿科道諸臣從

公會舉列名上請者至再且三未蒙欽點豈以元輔尚可供職乎亮工熙載必非偃臥者所宜居豈以次輔可以專責乎重務煩機亦非獨力者所能任是在皇上一簡閱問而台鼎有光凝丞有賴矣斯舉也所當亟廣禮臣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交泰者也伏讀聖諭有云行取科道候旨逾時朕已知道了是心何心也求言納諫之真心也善念也而遲疑未決明旨尚稽豈以新進之員類多浮薄之儔而厭惡於既選之後孰若慎重於未選之先乎臣以爲取劉推官

知縣皆遴選於千百之中而積俸博士中行又品隲於輦轂之下其終老成端亮曉知治體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　皇上何必過疑而摧挫之也伏乞勅下部院及時考選以撫按之官評參之舉朝之公論必得正直練達者以充其任而浮沉躁率輩不得濫厠其間將見臺省有人聰明四達斯舉也所當亟廣聽納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咸虛者也伏讀聖諭有云朝廷礦稅原爲裕國愛民不許擾害地方不許重徵疊收天語叮嚀三令五申是心何心也爲國爲民

之眞心也善念也而中使未徹羣黨縱橫豈不以撫
按之徵收終不免於怠緩不若此輩專奉勅諭可以
殫心經畫乎臣以爲憲臣酌量於內外之供其聞見
最眞而有司調劑於上下之間其爲力甚便 皇上
必欲取商賈之資以厚內帑之積縱不敢望礦稅盡
停第責成撫按徵解足額誰不奉行惟謹何必貂璫
是憑任其威福舉憲體而弁髦之也伏乞蚤涣綸音
撤回中使而以礦稅應徵應解者歲命地方官如期
以進庶羣奸不擾而國課常盈斯舉也所當充廣仁

愛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損益者也昔宋臣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惟務以誠意感悟上心韓琦居諫垣時所言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上可其奏十之八九夫宋之神宗不過中材之主二臣所遭猶得諫行其志我 皇上英明天授稟有堯舜之資今三陽開泰聖念日新臣何敢不以轉圜之美望其君而自處於二臣之下乎謹以時政之最要者著爲格心之論激切上聞惟其 主上虛懷而賜納焉下情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體天道宣元氣以暢皇仁疏

宋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厚恩育之秘館厠之柱下損糜圖報之思永矢於寸心比值元旦之期望闕焚香叩頭祝聖壽於萬萬年 臣 書生也誦詩讀書訓詁之外一無所知復思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自古記之矣工藝當此時尚不容緘默以負國恩況 臣 言官也千慮一得願比於芹曝之獻惟 聖明電察焉夫時行春令天地閉

結之氣於此融通民物陰鬱之思於此舒鬯草木翕聚之脉於此發榮 皇上如天運於上無怠無荒體乾健於不息而輔臣朱賡職司燮理襄贊天工不遑於拜稽颺言之盛不[illegible]也有不容泄泄爲者書稱元首之明未已也而繼之以起哉起者奮然興起之謂也念天心可格民心可畏防之又防惕乎其惕昧爽視朝日夕勤政盡時幾以勑天耳書稱股肱之良未已也而繼之以喜哉喜者踴躍任事之謂也伎倆強云盡融矣而庶官庶事之廢弛雖曰秦越其肥瘠聲色

雖曰不動矣而任頻恤民之籌畫難曰玩揭於日時有皋陶之邁種則可無鎮雅之名有姬旦之吐握則可無伴食之誚故熙載而先之乎奮庸彼斷斷休休必合之於有技彥聖之好而始眞否則樸棫觀望者匪罔之以借口矣至於百工之熙熙者廣也師師濟濟布列庶位故分曹[illegible]奏合之共亮乎天工大僚多缺員無問百工矣百職若晨星無問能廣矣邇已能乎遠已柔乎食哉惟時乎今禁城以內商人行戶蕩產破家妻離子散楊敚中之虐焰方熾而殺人命如

草菅而不問十室九空街哭巾怨潰敗之形正如癰之未破水之未決且不知所底止而四夷有輕中國之心乃四方水旱蝗蝻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或枵腹而斃或併日而炊[illegible][illegible]根啗樹皮一室也而女泣兒啼一衣也而千縧萬縷　皇上若知其苦當惻然而動念者何柔何能何食之有也嘉言罔伏乎野無遺賢乎萬國咸寧乎今皁囊日簡牘空補而罔功雖喉乾唇焦而尤鬪懸隔於萬里羣下之痛哭彌切而天聽彌高即閣臣再揭不報再揭不報亦僅僅付之發

抄塗人耳目而已而賢之待用者俟一官如河清賢之逐於衡茅者壯者老老者死遂絕望於賜環之詔甚而中秘之局未結留者散者都泯於無形則摧抑消磨之法已入於化境而試觀萬國有楚籓之變有滇南之變又有長垣奴戕之變甚者前歲安定門外闖馬賊十百為羣[illegible][illegible]操軍之馬數十匹跨之而馳此等景象又豈太平之世所宜有也臣不知罔伏無遺威靈者又安在矣罔失法反乎任賢無二乎去邪無疑乎今儒童毆督學貢學魁毆方司貪黠濫厠

於冠裳垂白充平武介壞法亂紀三尺已爲掃地矣
而端人正士介然絶俗深惡而入自畏不承而人自
寒媢嫉生憎垂影生疑甚至有三十年進士僅列列
曹白首爲郎而犄陷[illegible]尤坐以嘗求之名公孤百詭
至今無有一人爲之昭雪者臣於此未嘗不咄咄而
長慟也彼險邪輩側相便辟習於諂納之術善事貂
璫憤造飛語以熱輕撓指意靠水山攘背裂眦之
形敵清議甚至旁觀者爲之惶涕交流而憤憤若罔
覺也蒞臣不知法度賓其賢奸之辨又謂何矣前此數

事皆臣所觸目酸心欲陳於君父之前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法古憲天勵精圖治減供億蘇商民舉遺佚行考選置大僚補百職進君子退小人下章疏肅法度俾刑餘不得銜天憲而恣睢奸宄不得亂王章而叛扈九邊之臣共勵將士董守堠堡使戎虜不得時入[illegible]境蹂[illegible]斯元氣以暢神氣以張而宇宙登春台矣[illegible]閣臣幡然於幣聘之來懍然抱撻市之恥一賢不用則曰吾位之羞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非堯舜不陳有謨謀入告而唐虞盛祭豈今其專

美於前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今之世道如人一身當虛羸之甚固宜滋補當閉結之極不廢疏通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刑之時而優游歲月徒以參苓之劑投之是乎 洪[illegible]杳杳[illegible]耳 臣愚騃書生不知忌諱犬馬微忱惟圖報云[illegible]身碎骨亦無所恨因此不避斧鑕敬陳一得 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聖學方新仰祈宸斷力行以光聖德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惟有天下者莫大乎被聖人之名而屹然必爲聖人之事故堯曰允執文曰誕登詩書加之頌者 皇上紹意崇文降心[illegible]道於春秋大學衍義補兩書特賜闡繹仍徵用儒[illegible]講供事天語傳宣滿朝懽兇聖人之問學若此其勤矣於是 徽號崇而乘輿親宏模頒而封建定覃恩錫類宇宙大同至以皇明典禮刺訛扶微則又滿朝驚嘆聖人之問學果不可及

也然而講幄猶虛簡令尚格方辰易邁君念正微臣竊疑之夫　皇上勃發宸衷條侍加問斯豈臣下口舌所能過徼　皇上試檢此時此心何如明湛何如振飭時竝其持之太[illegible]固反交戰未可自決耶抑恭默以思姑緩諸[illegible][illegible]之闢說耶易傳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有窮一陽乃兆故造物之大不患其剝而患其不復聖人之學亦復如是是故智勇兼錫有迷即開是為不遠之復竝逸職要側身不仁於是有休復迨晉以竝其德躁而乘危於是有頻復之厲

皇上萬幾叢委豈無紛紛一旦收攝神明歸之義理斯亦天地一陽之日矣夫時不可過機不可頓賢不可狎令不可玩　皇上何不祇敦前旨益矢初心間舉曠儀以敷文明亟開儒碩以大啓沃夫廣廈細旃之上羣賢畢集百[illegible]雍熙討　皇極之精微肅青宮之型範以衍無疆[illegible]天地固不休哉蓋臣觀　皇上則神聖文武之王曠百世而一出者也何者古之人君出入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官蚤夜兢兢而猶不能無失焉　皇上深宮靜攝有年矣　何日耀魁

柄獨持左右不聞有僭竊之奸而臣下凜凜奉命不給臣故事 皇上神聖文武之主曠百世而一出者也然而施張或稍憑於意氣可否亦太役其神聰夫意氣之所乘則不免有進銳退速之患聰明之用太勤則寧謐之象不著天下臣工如在高天閃電之下耳目駭異而有所不定是故不肖者或以僥倖匿垢即賢者亦不免以放析就功悠悠議論有不必行何者時勢之所趨固不能責以大中至正之道而盡繩以 祖宗之法也臣嘗痛宋室以新法明亂天下今

天下則以漸棄成法而隳壞之即六部九卿晨星幾
盡官少則罅漏必多權併則專私易騁　皇上本欲
擇人任事而事反以因循滋弊　皇上方欲爲官擇
人乃更有庸洄苟且偏據之以爲利而不可問者于
國家亦何益哉若[illegible]賞善罰惡如天道無心而寒暑
盈虛大節[illegible]變大[illegible]新之本乃在正心誠意不少
偏駁至於舉[illegible]賞必先退不善必遠呼吸疾徐皆符天
理此聖[illegible]所以平天下之要法也伏惟　聖明留意
緝熙終始惟一穆清之內常令賢人君子考究剪裁

宏開昭曠之原係示蕩平之路以及部院大臣莫不
簡任以奏成功夫向者經筵盛典 一人清問於此九
卿台諫分班 承聽太平有道之象可遂而觀也 皇
上何難不 振飭 聖人之偉業哉若夫東宮講
讀燕翼攸關曠[illegible]乃殊非舊典尤願 皇上之亟
行之總以彰聖明之舉動用貽休於萬世也 臣 謹遵
職掌輙效狂愚不任戰慄待命之至